



琴台客聚 彥火

### 金庸作品風行東南亞

金庸武俠小說在東南亞的盜版、盜譯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

東南亞包括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所有的中文報紙，都有連載金庸武俠小說。

這些較早連載的金庸武俠小說，基本上是根据香港報章的副刊轉載。個別報刊較早甚至把香港報章的副刊文章全部轉載。

而且東南亞的中文報章是家家轉載，金庸一部小說轉載完，又輪番轉載其他金庸武俠小說，屢見不鮮。

有人說，東南亞中文報章如果沒有金庸武俠小說連載，銷路肯定減少過半。

除了報章連載金庸武俠小說，東南亞出版社也大量出版金庸武俠小說的單行本，書店金庸盜版書琳瑯滿目，不一而足。

金庸在《笑傲江湖》後記中說：「《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越南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21家同時轉載。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岳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企圖建立霸權者)。」

大約1960年，越南徐慶豐

翻譯金庸《碧血劍》在《同奈日報》上連載。

隨後，《民越日報》也連載了肥徒的譯作《射鵰英雄傳》(越譯《射鵰英雄》)、《新報日報》登載了武才陸與海鷗子合譯的《神鵰俠侶》(越譯《神鵰俠》)。

1963年，越南西貢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共兩集的《白馬嘯西風》(越譯《獨霸群雄》)，譯者三魁。同一年，三魁還翻譯了《飛狐外傳》(越譯《小英雄胡斐》)，1964年又推出《雪山飛狐》的越語版。1964年，光明之路出版社出版《倚天屠龍記》(越譯《屠龍女俠》)。

這些翻譯者都是文化工作者，譯作水平較到位，再加上作品本身的魅力，深受讀者歡迎。

當年，越南讀者只要提到武俠小說，第一時間想到的一定是金庸武俠。因此，當時有一種很普遍的說法，就是武俠小說「非金庸莫屬也」。

(《走向世界的金庸》，之九)



越南版《射鵰英雄傳》(網上圖片) 作者供圖



姚珏雅音 姚珏

### 藝術節隨想

上周，我率領香港弦樂團的內地巡演橫跨兩個藝術節，通過音樂的橋樑，用創新的形式，把獨特的文化體驗帶給不同城市的觀眾。

上周一，我們首先參加了第二十三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的演出。當天下午，我和弦樂團的青年音樂家先來到衡復歷史風貌保護區，在百年歷史的巴洛克風格建築——黑石公寓舉行了一次音樂快閃活動。我出生在上海，曾經在上音附中求學，黑石公寓的對面原來是游泳池，我當年就是在那裏學游泳的。在這樣一個充滿回憶，又代表上海中西文化交匯的百年建築演出，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當天晚上我們又到上海城市草坪音樂廣場，參加了藝術節「藝術天空」板塊的演出。雖然這不同於音樂廳的室內演出，觀眾坐在露天草坪欣賞音樂，但卻更像是一個音樂嘉年華。

我們首演了《繁花金曲串燒》。在我看來，上海和香港有很多的聯結和共鳴，王家衛執導的電視劇《繁花》是滬港文化結合的經典之作，講述上海往事運用的很多流行金曲都代表了香港文化。樂團特邀作曲家符元偉，將劇中金曲《一生何求》《執迷不悔》《喜歡你》等改編成弦樂版本，受到

上海觀眾的喜愛。我是香港最早和流行歌手同台的小提琴家，我一直推動這樣的改編，敢於結合古典和流行，創新傳統文化的表達，並希望形成樂團獨有的特色。

上周六，我們又開啟了大灣區藝術節的巡演。我們在中山市文化藝術中心，世界首演了《粵劇幻想曲》。這個創新弦樂作品我醞釀了快3年，邀請香港作曲家葉國輝一起完成。表演中，特邀了廣東青年粵劇演員黃文意，一起演繹粵劇演唱，我們在舞台上動作和互動。我很高興作品終於首演，現場觀眾也特別喜歡，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希望能夠為大灣區創造一個自己的作品，帶到世界，希望帶給觀眾嶄新的、有活力、有特色的音樂，這也是我一直覺得灣區藝術節要和其他地方的不同，要有自己的特色。

巡演還邀請了我執教的學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音樂學院的學生加入，也有幾個廣州星海音樂學院年輕的藝術家加入我們團隊，希望進一步促進大灣區青年藝術家的互相學習和融合。演出反響不錯，還加演了很多曲目，觀眾都站起來鼓掌。最後我不得不跟觀眾說，我們今晚要趕回香港，音樂會才得以結束。

我感受到大灣區的觀眾很渴望有好的作品、好的音樂，讓他們在現場感受和體驗，整個大灣區我們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所以心靈上也需要提升。我希望我們香港弦樂團在大灣區文化藝術發展上面能夠有更多的貢獻，走出自己的道路。



水邊留痕 少爺兵

### 太陽下了山有月光

與傳媒友人們看了劉德華和莫文蔚等人主演的電影《焚城》特別場，雖然筆者喜愛莫文蔚的歌聲，尤其她唱《當我老了》，唱功和歌詞不單止穿透力強，令聽者腦海出現一幕幕的畫面感。不過，筆者這段稿並不是稱讚莫文蔚的歌藝如何了得，而是想稱讚該影片的眾多演員的演技，個個的表現都「恰如其分」，乃是該影片另一種的「出彩」之處。

散場後，筆者在情緒上仍被情節牽動着，不知道香港是否有如影片中所言有「輻射災難」的出現；然而卻認同片中對白之言，假如大家還是對環境受到污染的情況「處之泰然」，過於「掉以輕心」，生靈災難發生的頻率的確「不容忽視」！而多位傳媒友人則表示：「香港演藝圈確實不缺乏好演技的演員，情緒都被他(她)們帶動入戲了！就算是戲份不多的，表現依然應受到讚賞，為救援的紀律部隊(包括消防員捨身救人而揪着心)，好想為他們的演出點個讚，因為很久沒有看過情節如此緊湊的電影了。」

另有傳媒朋友指香港未必會有此災難，亦十分不希望有任何災難發生在香港這城市。不過，同時也吐槽一下民眾看到「官場」中的高官們那種「不懂應變」的官僚作風，心想任何國家要「真正富強」，做官的應該視民眾為家人，才可以做到「關關難過關關過」，特別是「人禍」造成的災難更要以重典治之。

由於香港面對着「經濟不景氣」時期，不少演藝人已「北上」尋找工作發展，工作是代表了「生計」，慶幸的是香港娛樂圈原來仍有不少演技派的演藝人，只要給他(她)們工作機會，他們還是會全力以赴，有演藝人曾經說過：「演藝工作上就算是太陽下了山，仍有月亮的光在照耀着，哪怕是一時的不得志！」

有演藝人在娛樂圈就是自帶光環地存在着，這樣的演藝人在任何舞台上都會「閃閃發光」，而劉德華就是這樣的演藝人，不管觀眾喜歡與否，他在娛樂圈地位「歷久不衰」，自有「過人之處」，當然包括其個人品德，也許有人指劉德華在電影中「個人英雄主義」太重，可是他的角色人物卻又有着「不可抗拒」的說服力，這也是演藝人的「魅力所在」。於「閒言碎語」問，他(她)們只能選擇盡自己的能力，演好每一個角色，就是對欣賞他的觀眾們「最好的交代」！



爽姐私語 林爽兒

### 李居明再組「當代粵劇團」

新光戲院到日前為止，算是塵埃落定，李居明師傅的12年努力，在有口皆碑的形勢下，終於於明年3月3日落幕，戲院拉開完成使命。沒有了新光戲院，李師傅仍有後着，成立一個新的劇團「當代粵劇團」，並已開始與不同的單位洽商，相信必有一個新的景象，延續新光的戲曲精神！

我在此欄也一再提及自己與新光戲院的淵源，由讀書時期跟父親去看各劇團，特別是國家劇團演出，革命樣板戲全部耳熟能詳，各地戲曲及文藝表演一個不漏，見過所有一級表演藝術家，還有合照留念！母親也跟着我和父親觀看演出，並成了拍友，學習把藝術家在台上的表演記錄下來，如今還留下很多母親在新光戲院拍攝的作品。父母親辭世，我跟新光的淵源未止，意外地李居明師傅把我領回新光，12年間我一直有幸地跟隨！其實師傅與家父早在新藝城年代便有密切工作關係，我們兩代早已認識，只是後來師傅成就更高，咱們才沒機會像以往那樣而已。

12年前因緣際會，我成了師傅的工作人員至今。這個因緣又的確奇妙，無論如何我是很感恩的。

這12年師傅寫了37套戲，除了在新光戲院演出，還不惜工本，2011年帶着鳴暉的「鳴芝聲劇團」到北京，2012年再往新加坡，2013年到澳門，2014年去日本演《蝶海情僧》大受歡迎，日本觀眾非常喜歡。到了2017年最勁的帶了《大赤壁賦》及另一套戲的台前幕後共數百人出埠演兩個戲。沒有任何資助，一直說要發展和傳承文化藝術的有關部門至今都沒有表示。李居明師傅這樣的出心出力、這樣的熱誠、這樣的組織演出，那都是粵劇界的一個創舉。可是至今一直被冷落，倒是觀眾為他鼓掌！傳媒肯發點聲！可能聲音不夠大，引不起大人物的關注！無論如何，師傅仍然再組「當代粵劇團」繼續為粵劇加油！

我在新光的淵源未止，意外地李居明師傅把我領回新光，12年間我一直有幸地跟隨！其實師傅與家父早在新藝城年代便有密切工作關係，我們兩代早已認識，只是後來師傅成就更高，咱們才沒機會像以往那樣而已。

12年前因緣際會，我成了師傅的工作人員至今。這個因緣又的確奇妙，無論如何我是很感恩的。

### 詐騙電影

近期看了兩套關於詐騙的電影，一是內地拍的《孤注一擲》，在內地本身已票房很好，上了Netflix之後，在台灣香港兩地也得到很高的收看次數。另外，就是香港的《我談的那場戀愛》，在香港上映也是票房和口碑都不俗，也令吳君如拿到海外獎項。

《孤》講述兩個仕途不得志的人——程式編寫員潘生與模特兒梁安娜被海外高薪招聘引誘，被騙去在「伽南」(虛構國家)，由詐騙集團頭目控制的境外詐騙工廠工作。一人要寫程式，另一人是賭枱美女荷官，迫於武力威脅，潘生、安娜二人從被騙者轉變為行騙者，二人希望完成業績可以離開，但最終均不成功。另一方面，談到在內地的顧客顧天之，因深度陷入網絡騙局，用盡且騙走家中的所有錢財並跳樓輕生。整齣電影由警察趙東冉做開場白，講述任

何人都可以受詐騙而失去人生，他們組織開展跨國調查和追捕，將詐騙集團落網歸案。雖然帶有文宣性(電影以多人看，少一人受騙作宣傳，儼如教育電影)，但勝在細節和節奏也做得好，有電影感。片末還引述過來人的訪問，警嚇性很高。

&lt;